



#1

集异记 Set of Anecdotes

李树淡 Li Shudan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AA

摘要：李树淡的作品有种怪诞的气质，像志怪小说一样，他一边讲故事，一边调侃，用诙谐的方式去表达沉重的主题。作品中“物”本身的物质属性、指涉的丰富涵义，都被他自然而有趣地呈现出来。器物并不是封闭的容器，而是开放的空间，“花瓶是器，房子是器，时空是器，人也是器”，通过“雕塑”这一动作联系起来，产生新的故事。

关键词：物，器物雕塑

Abstract: Li Shudan's bizarre works resemble mythical stories, in which he is telling stories while scoffing. He expresses the solemn themes in a humorous way. The physical attributes and the connotations of "object" in his work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triguingly. Artifacts aren't sealed containers, but the open space. Vase, house, space-time and people are all artifacts, which are connected by the action of "sculpture", thus making new stories.

Keywords: object, artifacts sculpture

1
李树淡
集异记杂货铺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
2018

2
李树淡
包袱
长江石
尺寸可变
2018

《当代艺术家》（以下简称“当”）：
你的毕业作品《集异记杂货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创作这件作品时你是怎么构思的？“杂货铺”本身就模糊了艺术品的身份，你预设过作品如何与观者互动吗？

李树淡（以下简称“李”）：我的作品以小件居多，毕业创作时想法很多。在创作中，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材料的属性，只是在这期间我刚好碰到“他”。“包袱”“瓶颈”“果子，果子”“因果”“风水”这几个系列的作品都是在毕业创作前两个月的时间里构思和实施出来的，用《集异记》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集异记》是宋代的一部专门收集志异的小说，这本小说记录了当时各地的时空与信仰观。于是我便萌生了营造一个离奇的杂货铺的想法，而这个杂货铺里面打包着“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还有展览期间的观展者和参与者。我认为时空是最好的容器，而这个离奇杂货铺便是我创造的一个容器，装着我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想象。当时我还想过通过设置二维码进行线上互动，但是最终没能实现，不过互动还是很自然地发生了。在杂货铺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所需来交易与交换，有讨价还价的、有偷东西的、有体验制作的，观者为这个作品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使作品重新生长，这也是我理解的“活”着的雕塑。这个作品的后续和观众的参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能量。

当：你的部分作品有些怪诞，充满新鲜感和陌生感，比如《鼻犁器》《瓶颈（景）》《果子，果子》，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联系，像是对果子和透明玻璃的不断实验。回顾来看，你觉得自己这部分的创作脉络是怎样的？

李：《鼻犁器》是我几年前的作品，第一次用自然物质材料，当时只觉得石头像一张张脸和一个个头。这也是我第一次选择玻璃器皿这一材料，我认为每种材料都是有所指向的。石头会让我联想到化石、坚硬、固化等，玻璃器皿则是象征禁锢的符号元素，而水和石头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玻璃容器结合便产生了放大作用，这跟我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很吻合。创作《瓶颈（景）》也是延续了这一逻辑。而《果子，果子》与其有联系但又有所不同，这件作品我更偏向雕塑的形体语言，再借用果子的某些形态。说到创作脉络，我认为我现在并没有系统的



#2

创作方法，如果非要归纳的话，我认为我的创作方法是“借”，借材料的形体、材料的语言、材料的可操作性。“借”其实就是了解材料属性、形态，以及可能性。我认为有了可能性，创作便有了艺术家自己的角度。

当：另外，像《包袱》和《家书》，给长江石打包、让工厂废砖的影子形成文字，则显得更加深沉一些。这两件作品你关注和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李：其实《包袱》和《家书》并不是同一个基调，我认为《包袱》《如果真的有的结果》《因果》是同属一个类型的，它们都是很诙谐地在表达悲伤。而《家书》应该和我同时期用人体结石创做的作品《器》更有联系，这两件作品是直抒胸臆地表现沉重。艺术是一种注重表达的语言，所以和我的境遇密切相关。如果有诗意，其实诗意是诙谐轻松背后的苦涩和悲伤。

当：《走神》依旧带有志怪文学的风格，但似乎没完全固定在器物雕塑的概念中，和其他作品有些不同，你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的？

李：这跟我童年的经历和生活密切相关。我出生在潮汕，潮汕对神灵的崇拜和敬畏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从小就听老人家讲各种神话和志怪故事。我5岁时做过一个梦，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鬼怪，专门给小孩子喂奶，然后把小孩子带走。诸多离奇的鬼怪故事充斥着我的童年，我便想着以一种

调侃的方式来进行创作，刚好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准备、复习考试，天天“走神”，所以就取了这个题目。

当：你的作品中器物是很重要一部分，但没有使其成为一个局限。你理解的器物雕塑是什么？这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创作方式？

李：我认为器物雕塑并不是单单去塑造一个器物，它是一个容器，也是方法途径和方便法门。房子是器，花瓶是器，人也是器，人的心灵更是一个器。器物雕塑就是通过雕塑这一动作安抚我的内心，若有缘也可以影响到观者或者是其他人。我是这么浅显地认为的，也许别人会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理解。

当：最近你在七塘的创作很有趣，可以介绍一下吗？

李：我在七塘驻地创作的初心是营造当地怪诞的秩序，以艺术家的身份去当动物村长，例如给鸡鸭定下规矩、给蚂蚁画上斑马线让它们能上树。我创作的作品名为《圭定》，圭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战等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以表明所属者的地位、身份、权力。我想用诙谐的方式去调侃艺术乡建之中的身份、角色和地位等。